

灯火

■金庆伟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遍遍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种温暖,那种力量,就会从神秘的远处来至我的心脏,河流一样,永不停息。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一句话,一个传奇,一种经历,还是我们的基因中已经注定的。也许我们从来都是懵懂的。而雨夜里的一盏灯火,却成了《百年孤独》中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让我不停的想念。

1996 年 10 月,我从金华回到瑞安,已是凌晨 2 时。离我居住的湖岭小镇,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发往小镇的所有班车,和这个夜一起睡了。潇潇秋雨淅淅沥沥。我抱膝坐于一捆书上,望着如矢蹿起的雨丝在寂寥夜空交织晃荡,漠然等待茫茫黑夜过去。

背后是空荡荡的车站大厅,零落地站着几个预备上早车的人。顺着车站屋檐断断续续坠落的雨滴,以及隐遁在不明处的犬吠,加剧了我内心的寂寞和午夜的清冷。早已在车上睡过,再加上背后素不相识的人群,我睡意全无,于是把耳朵挂在像钟摆一样跳动的雨声里,无所边际地想象远方的灯火、远山、远村、远处的行道树和在夜幕下沉沉睡去的飞云江涛声。虽然视线的阻隔使这些假象闪烁而缥缈,但也因了一份想象中的熟识,以及这份熟识与琐屑的日常情景的密切关联,我似从中感觉到了几十里外缠绕着家与亲情的温热。它或多或少消解了暗夜的沉重。

将近 4 时,我看见对面不知谁家的窗口亮起了灯光,铺了眼前景渍渍的水泥路一片晕黄。那借着水光反射过来的一抹暖色,清烟一样,浮游在夜空里。

我不知这家主人是心血来潮,还是某种在四方皆酣然入梦的氛围中独赏音乐的习惯使然,他拧响了音乐。而这旋律偏又不是舒伯特优雅缠绵的《小夜曲》之类,却是高昂跌宕,充满力度与激情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它的如黄河奔腾式的激越和刀劈斧斫般骤止的热烈,与这喑哑无语的夜是格格不入的。

这种史诗般壮阔而悲壮的音乐,在平静的夜晚与我这孤单的旅者不期相逢,我总觉有种天外来客的意味。但无论说些什么,它到底帮助我找到了一种打发无聊的契机。我穿过低低回旋的清冷雨声,细细倾听它恢宏的乐章。

我一直固执认为,贝多芬之于音乐,与其说是对生命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生命本身的对抗。它是在对抗的力度中寻找延续生命的理由的,所以当贝多芬从没顶的虚无幻境中走出来之后,到底能走多远他自身也无法把握。我们的生活总是和那个名叫马孔多的村庄一样,布满玄机,充满神秘。我不知道这个雨夜里欣赏贝多芬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天使,让这个清冷的、孤独的雨夜变得活力十足。

夜越发的凝重,黎明前夕,这场秋雨似乎应了贝多芬的召唤,也逐渐高亢。钢琴声如激越的鼓点,落在车站前的高架桥上,落在积满了水的水泥路上,落在了别人家的雨棚上,落在我的心上。我从来没有如此清醒。车站里已经没有一个人,唯有我这个孤寂的旅者。我离开了那捆从金华带回来的书,没有伞,但我似乎从未如此的兴奋和癫狂,就像逃出监狱的肖申克一样,站在那个

不知名的朋友的楼下,张开双臂,合着贝多芬的旋律,迎接着浪荡的秋雨。让黑夜吞没我,让冰凉的雨浇透我。

多少年来,我始终认为,我的阅读经历中没有一本书,如《百年孤独》般伟大。也找不到任何一首歌,任何一首曲子,能够像《命运交响曲》,激越生命,荡漾心扉。天地古今皆出之怀抱,贝多芬一再说:“我只有在我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支撑。”音乐像虚悬空际的一星灯火,让贝多芬在外部景观消失了的背景中如沐阳光;又如一枚闪亮的针芒,让卑微的我在虚掷生命余生时如坐针毡。这个寂寞的雨夜,除了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连鸡鸣,连狗吠,也听不到。所有的喧嚣都为这个黑夜中的天籁让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我在想念,这个朋友,一定也和贝多芬一样,可以像西西弗斯,背负着滚下山的石头,一次次登临山巅。

虽有一缕淡淡灯光的烛照,但黎明前夕的夜仍是含糊的。我的目光无法看清楚几百米,甚或几十米之外的岗峦,我的耳朵同样无法倾听到曾经与我相濡以沫的飞云江永不宁息的涛声。沐浴着雨,沐浴着灯光,沐浴着《命运交响曲》,我分明看到了一只展开大翅掠过呼啸山林,与天空对峙的大鸟,它锋利如剪的尖喙一下一下,不停地啄去我雨夜旅途的寂寞,敲打我生命中的恐惧和虚弱。

于是,无论是我相隔几十里的停留着我的家的村庄,还是眼前阒无人迹的大街,我都能想象得到各类人在生活的各个场景谈笑风生的音容笑貌。有了这份对抗的陪伴,有了这一缕灯火的烛照,无论在多么孤独的隅角相处,我们都能从容。

一个叫滕头的村庄

■张秀玲



在去滕头之前,关乎这村庄的美名纷至沓来,说那是与众不同的生态村。于是我猜想,那该是绿树村边合、绿水人家绕的诗意村庄,只是具体的轮廓无法勾勒。

去滕头的那天,因女儿从无锡过来,去滕头跟我会合。先到的她一直抱怨,村庄远在郊区,很为偏僻,而周边连一间点心店或杂货店都没有,大半天没有吃饭的她找不到充饥之物,自然失望至极。

怎么连小店都没有?我暗自纳闷。一个村庄不管怎么偏僻或者贫穷,杂货店就像人的器官,一旦出生,就同时孕育呢。

到达滕头时,因是晚上,不便出行,于是第二天大早起来闲逛。开“眼”不凡啊,铺展在眼前的是一幢幢整齐划一的别墅,这哪里是村庄呢?完全颠覆了我根深蒂固的村庄概念。

沿着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信步,一条河流横亘在房屋和田园之间。过了杨柳依依的河流,就是一派田园风光。原来别墅后面竟是一处颇具规模的后花园呢。田园分布井然有序。一块区域专门是用于养殖鱼虾的池塘,一块区域是大棚养殖基地。根据路牌指示,这里种植雪梨、水蜜桃还有葡萄。这些名称,让我们垂涎欲滴,逗引我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去寻找,当然想来个顺手牵羊呢。还真巧,几个村民掀开葡萄园入口的塑料薄膜进去采摘,我们一行中的一位老顽童也紧跟着进去,瞬间摘了一串红得发紫的葡萄旋即出来。见者有份,我们随即分享了偷得的葡萄,一尝,那个甜,那个鲜,只有此时此地才能切实品尝到。平时在菜市场买到的,虽经保质处理,其鲜甜怎能与之相提并论呢。

过了种植区,是大片大片的树林。树木种类丰富,错落有致。奇怪的是,一批农民打扮的人在路边搓绳子,说说笑笑,时而爆发一阵笑声。他们在干什么,干这类活的是外来民工还是住在别墅的村民?疑惑我的便斗胆试问,原来是用绳子包扎在台风中受伤的树木,而干活的就是别墅的主人。我便进一步追问,住在这样的村落,照样劳作农活,幸福吗?那位大爷笑呵呵说,衣食无忧,劳作有报酬,哪有不幸福。并指着远处田园劳作的一对夫妇,说他们也是村民,都是自力更生呢。

田园很大,空气也很新鲜。我们尽情尽享这一片翠绿,感受这一派宁静,置身其中,恍若进入世外桃源。沿着阡陌交通,闲逛一圈,当我们沿着另一条路折回时,竟然发现别墅一侧还有一处大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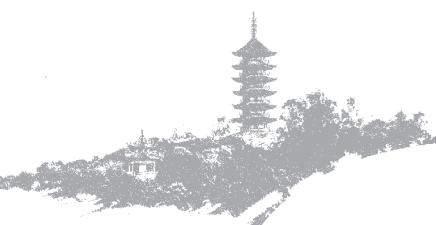
走进公园,满眼绿意,盎然生趣,又不乏幽静别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浓荫大树是大手笔背景,其间错落着古老水车、传统石窗等物。动物区又使公园多了一些生机,特别是一角一隅处的白鸽,唤起了我们的童心。随着白鸽时飞时歇,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当晚,大家吃罢晚饭不约而同来公园散步。置身优美的环境,大家忘乎所以,一群人在一处空旷场地自娱自乐,唱歌,舞蹈,你方唱罢我登场,笑声响彻云霄,直至兴尽才回屋。

漫步村庄时不知是太早还是太迟,除了在田园劳作的些许村民,其他村民鲜有出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村庄闲逛,在河边,终于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垂钓。打听,他就是住在别墅的村民。在聊天中得知,留守村庄的几乎都是老人,青壮年们纷纷“逃遁”到奉化市区了,他们无法忍受村庄的寂寞乏味。诚然,这村庄,除了别墅,除了河流,除了田园,没有歌厅,没有茶室,没有美食店,更没有洗脚屋等娱乐场所,任何带有世俗气息的休闲场所都规避了。

一个村庄,如果因岁月淘洗或地理闭塞,抑或物质贫困,村民为了谋生因此离开,这另当别论。但这是一个美丽无比的村庄,整洁,幽静,又拒绝了村庄惯有的杂乱落后,且有充裕的物质保证,但它为什么依然挽留不住年富力强的村民?它无非是远离了城市的世俗和喧嚣,摒弃了城市的繁华和浮躁,因此就无法和城市抗衡,因此遭到年轻一代的背离,这不是村庄的悲哀吗?

真正的村庄不该仅仅努力锐化为某种模式,而该努力让每个村民都愿意为之留守为之劳作为之奉献。唯有这样,村庄才会健健康康活着,才能真正成为每个村民的精神家园。这或许就是滕头村庄给我们赏心悦目之余的一点冷思考吧。



电话: 65818090 电子信箱: 941222480@qq.com

上望往事 14

大水冲了龙王庙

■蔡桂顺

自从阿塌的恶作剧绊倒养牛的阿柳叔而被迫得屁滚尿流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暂时收敛了许多,因为那晚泛着寒光的铡刀我们都看见了,阿塌鬼哭狼嚎喊救命的声音我们都听见了,最让人没面子的事——阿塌吓得尿裤子,我们也知道了。

所以,谁愿意做“鼻涕塌第二”呢?

问题是,我们的夜生活太单调了。于是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又一恶作剧粉墨登场了,只不过这次主角换成了老蔡。同样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那个夜晚我至今记忆犹新,乡村夜景优雅、别致、清新自然,多好的一个夜晚,不发生点什么事儿,简直是浪费时光!老蔡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

对,得干点事儿!一同坐在我家门前小河边青石板上的强仔一边抠着烂脚丫挠着脚趾缝里的污垢,一边和我一拍即合。强仔也是个“没臀动”(瑞安话:闲不住,屁股坐不牢)的主,当然,老蔡也是。

于是,强仔和我一起分别躲在蔡宅“二府殿”对岸的“九间屋头”,阿强躲在河边一条大渔船驾驶舱的阴暗处,以高高的船舷作掩护。老蔡呢,则拉着“作案工具”——一根长麻绳的另一头,以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棕榈树树杈作为掩护。怕一根麻绳绊不倒,阿强还搬了两块泥堆放在不远处的路中间,以使目标万一突破第一道“防线”,还有第二道“陷阱”呢。你瞧,强仔多细心,考虑多全面多周到。

不久,月亮躲进云层,四周顿时一片漆黑,那个年代路灯在农村属稀罕物,而“作案地点”周边的民房也早已熄灯。天助我也!我俩大喜,而强仔兴奋得气都喘粗了。因为不远处,从桥头大榕树方向,自北而南,一个小小的身影隐隐约约朝这边而来。目标出现!

不多久,“目标”已靠近第一道“防线”,哎呀,我俩的心激动得都要跳出去了。

“沙、沙、沙”——“屁——凡——杀——扫”(瑞安方言:佛教的一种用语,用于危险之时大声一念此话菩萨就为你扫除一切魔障了,保佑你平安无事)。

但是随后又一声“皇天妈哟”“扑通”一声,一个黑影被地面上方凌空架着的绳子绊得飞身出去,然后重重倒地,然后就听到“哎哟!哪个猴头儿啊!短命鬼儿啊”的咒骂和呻吟声。耶,成功了。撤!强仔果断下令。

老蔡正要拔腿撤出“埋伏”地点,突然,脑子里“嗡”一声像爆炸了似的,不对呀,这声音咋听起来这么耳熟?再一听,“猴头儿啊,短命鬼啊,哎哟喂,疼死我了,哪个让大传染给奎去的哟……”

是我妈!天哪,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老蔡居然绊倒了我老妈,作孽啊!我如遭五雷轰顶,内心如焚。但是又不能不撤,总不能让人抓个“现行”吧。

回到河边青石板,我呆坐着不知所措,强仔也哭丧着脸,就这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强仔讪笑着:“咳咳,太巧了!怎么是你妈?”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妈今天下午去上望薛里村看我外公去了,估计有事所以回来迟了。

怎么办呢?真是冤结啊!

就这样,我呆到晚上 9 时多,才惴惴不安地回家。推门进去,我妈正坐在“柴仓凳”上“哎呀,哎呀”一边叫痛,一边低声咒骂,因为我三姐正在用棉花球儿蘸着“红汞”涂抹伤口。

我妈手上脚上倒只是擦破点皮,并无大碍,最让她悲愤的事情是她今天因为回娘家而换上的“的确良”布料(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好布料)做的新衣新裤,被摔出好几个大洞。这套新衣服她平时绝对舍不得穿,只在过节走亲戚等重要日子才穿。

这可是我妈唯一较好的一套夏衣,结果却被某个挨千刀的家伙给跌破了。你说,她能不心疼吗?

那天晚上看着我妈痛苦的表情,我数次良心发现,欲张口承认。可是一看到我妈脸上咬牙切齿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你说老蔡吃了豹子胆啊?敢承认吗?

一直到今天,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告诉我妈当年这件事的真相。当然,我想,我妈一定早已忘记此事了。